

# 祈祷一季的爱情

王若冰著



作家出版社

# 祈祷一季的爱情

王若冰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祈祷一季的爱情 / 王若冰著 .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04.12

ISBN 7 - 5063 - 3109 - 8

I. 祈… II. 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8824 号

### 祈祷一季的爱情

---

作者：王若冰

责任编辑：王宝生 苏红雨

装帧设计：飞天猪工作室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mail：[wrtspub@public.bta.net.cn](mailto: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北京乾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 × 1230 1/32

字数：25 千

印张：8.75 插页：3

印数：001 - 8000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109 - 8

定价：15.00 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在天堂与我们之间，有一条路是相通的，那是这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之间的心灵感应。

——题记

这些日子，你过得好吗？  
你可知道，我守在一个地方，  
天天望着你远去的方向。

天上下雨了，  
街上飘着无数的彩伞，  
一朵朵的鲜花在雨中悄然荡漾。  
那雨水流逝的方向，  
可是你我曾经约定的天堂？  
那花朵荡漾的焦点，  
可曾是你那最美的笑脸？

你说你厌烦了尘世的烦恼，  
你说你最向往的地方  
就叫做天堂。

你说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  
亲爱的朋友  
你可曾告诉我，  
你看见了没有？  
我也在一个雨夜不停地向往。  
.....

哦，哦，哦，

祈祷一季的爱情



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

天堂离你有多远？

男人没出息时，你老盼望着他有发展，他出人头地，他家财万贯。可是他发迹了，他成为人上人了，你又担心他对你不忠，担心他变为陈世美，担心他金屋藏娇。男人要是太穷，你嫌他没本事；男人若是太有钱，你又恐他拈花惹草。原来男人也不好当！

郭梨敏感觉房里亮了灯，她听到了那一帮人的说笑声，其中还有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的笑声在这个房子里不断地飘出，像一个魔鬼从这个空间的每一个角落里幽灵般地荡漾着。她的笑让郭梨敏感到压抑，感到恶心。

这是男人的通病。男人是希望过那种家里有个好妻子，外面还有个体面的情人的生活的，因为他们永远不知道满足，所以他们永远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有缺憾。高洋觉得自己好像从来也没有考虑过。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其实是郭梨敏提出要和他离婚的，这个女人素来的柔弱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看到自己丈夫的真实面目时，她好像一下就坚强起来了。

他想要儿子。在这个世界上，包括女人在内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舍弃的，只有儿子是和自己血脉相通的人，他的身体里时刻都流着自己的血液，儿子是万不能不要的。无论怎样，一个父亲的爱心是不会变的呀。

在那样的气氛里，许笑其实是兴奋的，她知道自己是那种不能够离开城市而居的人。离了城市，她觉得生活简直没有办法过下去。一到了舞厅，看到那朦胧的光在眼前闪呀闪的，她就兴奋，觉得身体里的每一根汗毛都打起了精神。

在现在的都市里，像许笑这样的女孩子大都很聪明，她们有一张美丽的脸蛋，她们更知道怎么样利用这张脸蛋谋得利益。对她而言，脸蛋就是资本，就是她生存的最大资本。这样的女孩子不只她许笑一个人，许多人都这样生存着，谁让这个年代如此浮躁呢？

有的女人是可以碰的，但有的女人是不能碰的。这样的女子是高雅的，有品位的，有才气和勇气的。这样的女子不多，但小倩是这样的女子。每当看着她转来转去的身影，看着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他的心情就会莫名地好起来。他喜欢那样的女孩，她漂亮但不是花瓶；她平常但不俗气；她清高但不高傲……她是一个让人感觉到美好而善良的女子。

此时，才容易让人明白，无论他做错过什么事，但当你知道这个人的生命就要结束时，当你面对着他的时候，你还有多少对他的仇恨？

原来生命与仇恨竟然是如此的脆弱。

原来人生竟然如此富有戏剧性。

年轻的时光就像一个无比宽大的湖泊，你可以平静，也可以疯狂；你可以美丽也可以丑陋。你美丽的时候会有人冲着你笑，你丑陋的时候会有人语重心长地跟你谈心，你疯狂的时候会有人告诫你悠着点。

来去匆匆，就像一条飘荡在这个房子里的幽魂。你走近他时，觉得他在；你离开他时，还是觉得他在。这种感觉很像一片在汤锅里被人搅来搅去的姜片，拿出来无味，放进去又觉得多余，左右都为难。



高洋坐在银海宾馆三楼的小会议室里，心情相当沉重。

达宏广告公司的总经理胡毅力和其手下的人围在会议桌的旁边，好像突然之间把昨天刚刚谈好的协议基本上给否定了。这是高洋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完了，看来苦心经营的报社真的就要走投无路了。想到这里，他抬起头，目光一点点地顺着房间望去，那一刻，绝望明显写在他的脸上。

“高总，对不起，我们只能否定昨天的谈判了。近期，我们公司还有个重大项目，资金周转不开。我想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好的合作机会的。再见！”说完，胡毅力起身向门口走去。

达宏公司的其他几位都相继起身离去。

“哎，你们别走呀，你们……”秘书许笑在后边急得直跺脚，无可奈何地看着高洋。

“算了，让他们走吧！”高洋冲她挥挥手，就再也没有说话。

自己手下那十几个人还在等着已经被拖欠了半年的工资。他们多是外地来北京打工的无依无靠的青年，他们半年了拿不到一分钱，还有什么脸面再见到他们？就在一个月前，报社里一个最得力的记者因为没有钱交房租，差点被房东赶出去。高洋在商场拼搏了十六年，怎么也没想到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正在这时，手机响了。他连看也没有看，就顺手挂断了。然而，手机就像要和他作对一样，肆无忌惮地响着，大有不接就不罢休的气势。

他无奈按下了“OK”键。

“谁？”

“高总，我是吴远，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吴远吞呑吐吐的。

“什么意思？有话你直接说！”虽然是自己偏爱的得力干将，但高洋的语气里仍然无法掩饰内心的烦躁。吴远是报社制作部的经理，他在这时候打电话会有什么事情？想到这儿，高洋把语气缓下来：“吴远，你遇到什么事了？”

“我看下一期的报纸只能停了，大家都没有来上班，您让我怎么做？”吴远的声音里有急切，也有不满。

“他们为什么不上班？”话一出口，高洋就后悔了，已经半年没开工资了，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高总，这还用说吗？不开工资，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谁还有心思工作呀。”

高洋没有说话，他默默地放下了手机。

“高总，你那边的谈判怎么样，合同签下来了吗？大家都等着呢。”

吴远从手机里发出的急切声音久久地在耳边萦绕……

凌晨六点钟，郭梨敏准时从床上坐起来，披上睡衣，走到隔壁的房间，轻轻地推开门却发现床是空的，被子整整齐齐地在床头放着，没有一丝动过的痕迹。他到底干什么去了，竟然两天两夜不回家，连个电话也不打。她关上房门，走到厨房给儿子准备早点。

这些年，丈夫高洋从政府官员到下海经商，是北京市第一批下海搏斗的商人，钱也赚了不少，可就是没有像别人说得那样，过上快乐幸福的日子。快乐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赚几个钱，把钱往你手上一甩，就对家庭不管不顾吗？郭梨敏一边往碗里打着鸡蛋，一边不住地想：这两天，他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高洋在外面跑，风言风语当然听了不少。至于外面有没有女人，连她自己心里也跟明镜似的。男人有了钱要还指望他对老婆忠诚，这样的男人不过是



女人心中美好的梦想而已。

高洋的事，郭梨敏是从来都不过问的。他也不希望她过问。在他的眼里，妻子的职责就是在家安安静静地照顾好孩子和老人，管好这个家，其他的事情就不用管了。对丈夫的很多的事儿，她虽然不是那么清楚，但是风言风语却不绝于耳。郭梨敏本来就不是一个甘心情愿做家庭主妇的女人。若不是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她也绝不会是今天这个小小的编辑部主任。

想起这些，尤其是听到与丈夫有关的事情时，郭梨敏就觉得这些年自己做得多少有些不值得。好在惟一让她感到安慰的是儿子给她带来的许多快乐和希望。

“巍巍，起来吧，该吃早点了。”

巍巍很听话，只要听到妈妈的叫声就会一骨碌起来，从不赖床。

就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起来。这声音着实把郭梨敏吓了一跳。高洋这个人别说是不在家，就是在家也很少有人上门来找他。他是那种有什么事情都是在办公室里解决的人。在郭梨敏的意识里，家就是家。家是一个让人休息，让人感到温馨的避风港。家是一个比较私密的空间，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不希望别人来打扰的。所以，他们家很少有人光顾。即使哪个朋友来了，之前也会打个电话过来。那么这一阵阵的门铃声，会是谁呢？

郭梨敏犹豫着，这么早谁会来家里呢？她站在客厅里看了半天，最终还是不情愿地去开了门。

门口站着的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和两个年龄相仿的十分清秀的女孩子，他们好像很冷的样子，不住地跺着脚。看见开了门，几个人都不由得愣了一下。

“请问，你们找谁呀？”虽然感到很奇怪，郭梨敏还是笑着和客人打着招呼。

“这是高洋高总的家吗？”其中的一个女孩子上前问了一句，看

得出几个人的脸色都不那么好看。

“是的，你们找高洋吗？”郭梨敏望着他们点了点头。

“我们就是找高总，他在家吗？”其中的那个男孩有点不高兴，沉着脸，用眼睛向屋里扫视着。

“你们是谁？找高洋有事吗？”郭梨敏觉得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心不由得紧张起来，脸色也变了。

“高洋怎么了？他出事了吗？”

“简单点，别兜圈子了。高总他到底在不在家？”男孩终于忍不住了，语气有些不太客气。

“他不在家。”郭梨敏依然不慌不忙地说着，“我是高洋的爱人，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吗？”

“这，这……”

“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再婆婆妈妈的了，吴远，你告诉她吧！”那个看起来更小一点的女孩甩着一头乌亮的头发，有些故意地看着郭梨敏。

“请您转告高总，我们是他报社的工作人员，我们已经六个月没有拿到一分钱了，让他把工资发给我们。否则的话，可别怪我们不客气！”男孩说完，就显现出了一副狰狞相，样子有些可笑。

“什么，他已经六个月没有给你们开工资了？”

回来的路上，吴远的心情显得十分沉重。只管默默地走路，一句话也不说。

黎炎炎耷拉着脑袋，看看吴远，又看看一边的王小倩，“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都不说话呀？”

“我总觉得我们这样做有点不合适。”吴远的目光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停留着，连看也不看他们。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都是外地人，在这儿什么都没有，再不发工资我就得住到大街上去了，哪有这种道理呀！”黎炎炎红着



脸嘟囔着。

只有王小倩不说话。她把脸紧紧地裹在黑色羊绒大衣的领子里，眼镜遮住了她那双大大的眼睛，就是不说一句话。

“小倩，你说话呀。你怎么现在连一句话都不说。采访的时候，你要是这样，还不把人给气死。”黎炎炎不满地对王小倩说。

“你嚷嚷什么。你就会嚷嚷，有什么用啊，又不能把钱要来。你们说去了他家里又有什么用？他好像真的不在家。你以为就你急呀，再不交钱，我明天就得搬到大街上去了。我怎么这样不走运呢！”

“我想高洋是不在家，因为据我了解，他的事情他老婆是很少过问的。他们的夫妻关系一般。他在外边还有情人。”吴远对着两个唧唧喳喳的女孩神秘地一笑。

“哎，真的呀！他还有情人？”黎炎炎的表情仿佛发现了新大陆。

“你这也感到惊奇呀，说你跟个村姑一样吧，你又不服气。什么都是这样大惊小怪，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吴远看着她，多少有一些不屑一顾。

王小倩依然没有说话，她的眼前不由得浮现出几个月以前的情景来。

## 2

王小倩手里拿着一篇稿子在高洋的办公室门前停下。

“进来！”

里面传出了高洋沙哑的声音。自从到这个报社以来，王小倩还是第一次听到高洋这样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声音在王小倩听来透着一种绝望和无奈。算来到这里也有四个月，却只拿到了一

个月的工资。这多少让她有些生气。当时，要她的单位不止一个，可是因为自己和高洋谈得比较顺利，而且待遇和工作性质都比较宽松。尤其是不坐班对王小倩有很大的吸引力。像王小倩这样搞创作的人，没有什么比自由和充分的时间更重要了。为了这一点，王小倩应了下来。

“高总，这篇稿子您先看一下，看合不合适。我准备定在十六期。”王小倩把稿子放在高洋面前的办公桌上。

“好的，你先坐。”高洋指了指沙发，一边拿起了稿子。

“这是写第三者的？”

“对。”

“采访的吗？”

“是的。”

“你怎么认识这个人的？她是做什么的？”

高洋还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地问过她这一版的稿子，今天却显得有点不对。

王小倩看了看高洋，说：“她是我的一个朋友，但是现在离开了北京。在走之前，她曾经给我打过电话，所以……”她认真地解释。

“哎，现在他妈的这第三者还成了一个问题了。”高洋说了句脏话，似乎又觉得不太合适，就顺手点了一支烟。

“小倩，你别在意。我是不赞成什么第三者的。”

“好了，这篇稿子不错，上吧！”

那个时刻，王小倩的心里居然对他多少产生了一点敬佩。

可是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就让她改变了对高洋的看法。

因为和同事们在一起聊天，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十一点多。从楼下的车棚推自行车时，王小倩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楼上走下来。就在她要上前打招呼的时候，却发现他的手中还挽着一个女人。远远的，女人的身上有一股香气扑鼻而来，那是一种进口



香水的味道。王小倩觉得女人的背影很有些眼熟，就站住了。看着他们出了大门，才骑上了车。

在门口才发现，高洋居然和那个女人抱在一起接吻。那份亲热就如同热恋中的人一样。王小倩这才看清，那个女人不是红狐歌厅的老板娘许雅丽吗？

高洋坐在办公室里，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烟雾在他的周边萦绕，几乎把整个办公室都包围了。

高洋不住地咳嗽着。他看看表，离和王小倩约定的时间还有二十分钟。他不由得掐掉了烟头。

到了这个时候，高洋在心里对这个年轻而敏锐的记者有了几分佩服。

春天还没有完全到来，北京的天气正处于冬春的交接处，这个季节多风，常常使人在奔波的途上多一分不安和迷茫。桌上的一份应聘简历引起了高洋浓厚的兴趣。

不知道为什么，坐在办公室里的高洋居然想起了与王小倩初次见面的情景来。

那时候的高洋，刚刚接手这个报社，对招聘来的所有记者都不满意。在最后一张简历上，高洋的眼睛凝固了。这个简历写得既没有其他人那样的套话俗语，也没有夸大其词的罗列，确切一点说高洋是被这个女孩吸引了。王小倩，高洋嘴里念着这个名字，竟然生出了某种熟悉的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可是又想不起来了。吸引他的是简历里两本书的名字，这个女孩才二十五岁就出版了几本书，她一定很有才气。自己不正缺少这样的记者吗。

敲门声响起，那是一种轻微而又带着动听的有节奏的声音。高洋抬了抬身子，把目光转移到门口说：“请进。”

一个普通女孩子推门而进：“我是王小倩。”高洋眼前一亮，那是一个充满着朝气、散发着智慧的声音。不卑不亢，不折不扣，没有一点做作和矫情。那天的王小倩穿着一身黑色的裙装，不是特别职业，也不是很休闲，那是一种在任何场合都可以穿的服装。裙子有一圈蕾丝，随着脚步的移动而轻盈地闪动。王小倩的上衣有一个很特别的领子，不对称地从左边斜下来，脖子上一条红色的丝巾被她打成了一朵花，在领子与丝巾之间露出一截光滑的脖颈。高洋在生意场里看惯了那些被名牌和化妆品包装着的女性，初次见到王小倩这样一个纯净的女孩，一下就产生了好感。

“请坐。”高洋起身，在桌子上拿了一个纸杯，动作麻利地给王小倩倒了一杯水，态度显得平和而又不失身份。

两个人很谈得来，几乎把应聘的事情都忘了。谈文学，谈新闻，谈报纸，谈生活。高洋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兴奋的笑容。

“我很欣赏你的才气，你愿意到我的报社工作吗？”高洋把话收起来，因为他已经发现王小倩看了几次表，总是找不到打断谈话的机会，他很知趣地转到正题上。

“我想我还没有了解贵社的基本情况，您可以简单地给我介绍一下吗？”王小倩依然不急，把自己的想法很清楚地表达出来。

高洋这才发现王小倩长着一双很大很漂亮，很深沉又很忧郁的眼睛。这样的一双眼睛真的很让人动容。

“那好吧，我就先给你介绍一下，我相信一定会让你满意的。”高洋挪动了一下身体，抬眼看了看王小倩。发现她没有任何表情，啊，原来她根本就无意在他这里停留，只不过是为了礼貌而已。高洋无意间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失落。

“我这里基本上算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单位。我是借助于外省的一家报社的刊号，每年交一定数额的管理费。我本人以前也是做这一领域的工作的，我很有自信把这个报纸办好。至于待遇嘛，跟其他的报社没有什么区别，肯定让你的生活不成问题。”高洋觉得面



前的这个女孩子既然是外地的，肯定是急于找到工作。和京城的一些孩子们相比，他们考虑的会更多一些。怎么也没有想到，高洋的话不仅没有让女孩子感动，反而有些激怒了她。

“我想对于我来说工作不成问题。我可以谈一下对贵社的看法吗？”

这话多少让高洋感到意外。

“我昨天匆匆看了一下贵报，发现有些问题，就连报头也有错误。仅从贵报的创刊号上，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没有人会办报的报社。所以，对这份报纸的前途，我并不看好。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冒昧了。”

这个外表文静的女孩，说起话来既不客气，也不含糊。甚至，在那可爱的圆脸上还闪现着一丝傲气。

尽管如此，高洋还是为之一震。

### 3

高洋回到办公室里给爱人郭梨敏打了一个电话，说明这两天自己正和一个伙伴谈生意。在电话里，高洋听出了妻子的不满。不由就问了一句：“你怎么了？”

“高洋，你报社的效益现在怎么样？”

高洋一愣：妻子是从来都不过问自己的事情的，今天……

“还行，你就别操心了。”

“听说，你们都半年时间发不出工资了？”

郭梨敏的话让高洋好半天也没缓过神来。

王小倩把电话的重复键按了一次又一次，电话怎么也没有人接听。她泄气了。

就在她刚要收拾东西出门时，电话铃声猛然响起。是房东打来催要房租的。“如果你再不交房租的话，我只好请你搬出去了。你知道我们也不容易，像你这样的文化人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吧？你已经四个月没交房租了。”房东不满地挂了电话，一阵“滴滴”的忙音在王小倩的耳边不停地响着。

几年来，王小倩第一次为了生计而掉下眼泪。天啊，一个人在外边真的就那么不容易吗？小倩想来想去，几乎对一切都失去了信心。她再一次想起了母亲。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母亲如云如雨的声音了。

王小倩犹豫着拿起了电话。

达宏广告公司的总经理胡毅力坐在自己的豪华轿车上，心里还隐隐地有一丝痛快淋漓的感觉。高洋，没想到你也会有今天！想当初，就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是怎样对待我的？如今，你自己不行了却要我来接手这个烂摊子，你还挺会打算的呀！

想着，胡毅力已经把车开到了北郊的别墅。

掏出钥匙开门，门上已经有了些许的灰尘，他这才想起已经很久没到这里来了。当初做生意一发达就买下了这栋别墅，没想到居然成了自己周末度假的好去处。今年四十三岁的胡毅力依然是独身一人。多少女人在眼前如云流过，可能连他自己都忘记了，难道真的没有一个合适的吗？

在一楼的客厅里坐下，胡毅力还在想着白天的事情。想到高洋那失望甚至是绝望的表情，他觉得自己狠狠地出了口气。

在这个城市里，胡毅力和高洋曾经是最好的朋友，他们都曾经住在育群胡同的一座大杂院里，一起上下学，一起去买文具。那条胡同里留下了他们数不清的欢声笑语。多少年的朋友了，却谁也没有料到，在选择女朋友时，也选择了同一个目标。若不是如此，四十三岁还只身一人生活的可能就不会是他胡毅力了！